

天
啓
滇
志

滇志卷之十九

藝文志第十

記類

汎舟昆池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子中原而
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
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
鷄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遙蓋跋指之矣乃問途為太
華之遊循關右筭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峴舊有楊太
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翬
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顯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

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令騶人跼蹙臯陸
獨挾一二黃頭郎汎焉池一望五百里瀾西南隅俗
號滇海滇去海遠水傾敵卽稱海下高峽輕洲淺渚
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
以千數往來繫罌而溲余蕩楚其中不復知非山
陰衢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下及余東海一汧
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鎮日減西南風春風較在掠
余颿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
數里及大華山門蓋宮琳宇燦煌金碧倚山隆起擬
千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
覽其世像岌岌又陞前雨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

明飛丹如茵列繡如帳倦枕生其下神懔懔後玉疑
入石象錦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墻一粟
水勢黏天顏似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大筆踞其
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于上山影為藻荇攏之
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聒人
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綠碕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
空虛嵌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
丘而名稍述之一邨落居河之康漢者織宿楚以家
傍置官署焉寺尚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欹墜者
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
鵝碣摩碣乃入南庵立亭看宇成蘄岩蒼覆之承以

嵒臺趾在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後問一亭臺廟
爲雷神爲龍伯爲大士爲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爲
迴澗爲望海文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傍海岸
時而驚濤拍空飛沫亦幾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
級而上過朝天橋詣老君廟之真武宮最上非玉皇閣
如鷓巢燕寢懸度觀搖雷祠龍井踏藉足下益又勝
也二庵者南踈卽北幽峭南庵橫截山麓而過金鋪
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撐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
轉山椒斗大崖則想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
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頰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
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

邑令棹蘆舟以逐稍具於艇欲故中流以五兩尚賴
獲茅茨浦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觀西山頂上母壘
之麗適當孛躬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告
花村余衍漢中惟金闌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
如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
如倒囊服廣而頸隘且逆因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
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至刼灰出于
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揭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
者不知幾更結灰矣

遊安寧溫泉記

張佳胤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較士安寧畢將欲觀湯

池先遣一力拏舟燈柳川厥明是鹽井觀在鹽官令
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
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
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
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
鼓吹追余並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
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崑山一
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卽此又北行
五里遙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
詩文具集中一時名象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
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壑壩鱗

火舟通若決呂梁水車高翻珠成雨似瀑水飛灑
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回折作曲瓠形煙柳川多直北
流至此迴遠五里許是龍山下山川窈窕松石參差
最爲佳境東岸一帶巖石嵒岬上鵝漕溪夜月四字
稍下紅石削起鵝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
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高太
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穢舟登其亭飯罷觀溫
池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甃
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
溫泉顧祠全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拳對峙命鴈相
瞻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俗驪山香陵渝夾諸泉

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為海內第一湯似
非溢美時自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
子午卯酉之候亟漲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森雲水
自竇中出盈盈溝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
三潮亦云四者半夜故不及見爾余嘗觀泉華清宮
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
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陟一里至漕溪寺寺在龍山
之麓土人一名蔥山草徑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
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
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玉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
宇闕麗佛像在殿前行十弓許一樓顯殿右植木蓮

花樹青蔥可玩。頗視煙川青蓮如帶。稍東一團鑿山石作几形。桃李薔薇。奔架繁雜。道上曝曬。藥數石。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鷓出寺右。一泉灑灑。鳴亂莽間。涓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蒼蒼如蓋。坐樹下飲水。甘之類。轍平疇如波。文可愛。指顧大華。崇崇遠近。奇峯錯列。杖屨下階之類。皆夷名甚辱。茲山也。歸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丘山。寺

與大極諸山基布相屬後繫舟登岸里許至寺襟帶
螳螂枕藉虎丘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禪院殿刻
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
元削也出山門南望御沖烟樹萬象暮靄如罩遂從
陸歸時列炬在門埃逗署中追憶斯遊採舟隨流左
右山色應接不暇濯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
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忘歸惜哉絕域性性好遊
之士無因振策於煙火空翠之間茲遊蓋萬里奇縱
也遂秉燭記之

大理行記

元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日威楚州四

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
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卽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
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迴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
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鏡面故舊
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
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為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
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坡州亦名清
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為不及爾甸
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于雲南之楚湖西官
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魏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
之又山行三十里至自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畧

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木麻蔽野巖西石岩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崑赤水江面環曲折經于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土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卽趙賧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之勢川澤平曠故象爲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晴有徽州人

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偏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畊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迨歲州宋建一佛宇過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亦五丈餘穿形飲水輟而視之如紅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楫號石馬橋爲群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闕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之所築也西眺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

存入關未匝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
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衆從猶城在其下是曰大
和國亦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為和和在城中故謂之
大和寺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從河西乃築此城
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構乃殺之貽唐鮮于仲通兵
因自結之以蕃受種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
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節
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里名陽直
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王神武王
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申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
三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

蒼山之際東挾洱水之坵龍首闢於鄧川之南龍尾
闢於趙賧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為金城湯池可以傳
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
不在險之明驗歟改大理之民數百年間五姓守固
值唐宋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
敵不暇遠略相與世傳往來通與中國故其居室樓
觀言語書數以致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
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于漢自
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
北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
河竇海泉源噴湧水鏡澄澈纖芥不容佳木奇卉重

先朝景狀風吸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飢派爲一
水公溪懸流飛瀉瀉於群峯之間雷雨砰轟烟霞掩
靄玳利布散皆可灌漑河水則源於綠宮涉歷三郡
序瀋紫城之東北與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
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羣之奇浩蕩汪洋
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
人西去天竺爲近其做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
佛堂大不以老壯寺不釋教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
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汾山寺宇極多不可殫
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岳中峯
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匠蔡錫徽義所
造塔成韜義乃去中奉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
山寺凡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
師僧有妻子然徃徃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
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
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
境花木禪房水瀟瀟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
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遊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
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遊點蒼山記

何鏞

自余從事四方則知點蒼為南中勝景然去中州萬

里而遙海內士人所希覩故載記亦缺只嘗微一至
其地以償嚮往乙丑夏杪報轉滇藩丙寅中夏始就
道間關五溪貴竹之境攀履巉岨險阻及中秋始至
滇陽故為點蒼遊也于時有武事又往來蠻蕃者四
五越月而歲之暮矣乃余轄諸銀場而銀場諸洞半
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臘後始發泱甸至洱海與兵
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華洞而西踰定西巖
盤歷迴磴望趙州平原過飛來寺見西連大山積翠
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英英覆冒不散北來一水
如耳如弓環匯山前即漢以來所稱葉榆水今名洱
海云過龍尾關西上支徑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為

龍泉書院在風洞之下院左為龍泉寺泉從山崖奔
出灌莽前有混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神峯
桃溪之下入郡城蒞事而分巡蕭君已先至是日酌
于蕭署後樓樓扁生游倚窻對山峯崔嵬如巨靈端
聳東偏見泝水浩蕩蓋于蒼山始織面也明日蕭又
連遊崇聖寺出北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有
三浮屠參差入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小落錯
觀祠前古杉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登問
依亭又登老君庵見山南林木佳茂問為王氏靜修
所遂令諸賓度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坪山茶花鮮
紅大如盤可愛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棧林蕭蕭羅列

可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棗燭行酒望城
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開歲之三日雲川高公
戒游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一路寺西上可三里
見松栢叢茂爲高氏樂立左上一佛宇亦高所新飾
入武侯祠修謁旣出階右轉達畫卦臺舊傳武侯征
南中顧蒼洱奇麗停車于此數月嘗見玉局峯下五
雲縹緲雙鳳從空飛集乃覽轡躬行荆榛中得梓刻
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其中築畫卦臺以祭天祭臺
上有三皇祠外小浮屠環列如八卦方位又名祭天
臺遂宴于前佛宮北院院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周
遭可五十武花幹大可合圍亦百年物翌日中銘公

與酌于無為寺薄午輿過三塔穿松逕西北行過
村落上登里許渡澗水轉上半里見雪峯轟峙如屏
是為蘭峯點蒼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
汝南王記游玉磬碑燬于火山左有曬經坡又有翠
虛臺萬松鬱鬱生殿中小欵出至前院後西向雪峯
引酌移時下入崇聖寺東燭行矣跡翠微堂右轉曲
徑過二三層院上攀雨花臺觀海鶴亭尋松雪深處
乃夜不見雪卽松下布席而桃花夾松間咸以松雪
桃枯詩句爲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樓談酌至夜
分而下前諸景皆中絃營值以棟隱者向輿蕭游宴
不知佳勝近在籬壁間及今游且徂暮夜豈勝地不

不可得盡探耶天闡點蒼山巔有龍湫名高河周遭
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五色杜鵑樹皆大合
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輒有鳥銜去踴躍欲往
觀之而土人謂無路可攀又連日大風震蕩殊為懊
厭豈登游固別有時抑有數耶又翌日赴莊城趙公
游約楮蒼山門城內北轉是為桂香書院桃花艷發
徑側流水自觀音峯梅溪入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
為曲池欄中石甃方壇壇中為曲榭回旋水道水行
其中隨流散生浮杯為樂前為石臺可立望洱水及
郭外川原故偉觀也北行穿竹徑游普道院轉入書
院讀李公撰肇建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圃因泉使

郭公營創觀游之所損成業以襄美觀卽林木修茂
若數十歲想植者與衆樂樂李亦達人也哉五日辛
酉余南發高太樸陽川楊恭軍春江設餞郭外復至
龍關訪雪屏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海往觀天生
橋甫及石門關而趙公携壺榼亦至接武出石關如行
成臯虎牢皆嶂巉壁可百餘武名一線天為洱水故
道石林古色可吹洞蕭亦險阨也出關行山麓四五
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斷上連絕壁深壑直洱
海之尾閭又入關口張坐小酌乃緣齒石躡荆榛臨
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輻湊處中空文餘水從
空中出而兩崖石各上特出文許其微不相及處有

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可致憑虛凌空可度一人誠
然哉天生之也過橋攀鳥道數十武達樣備孔道是
鳥石橋東崖徑崖南行里許尋所謂不落梅者乃泝水
出橋外石崖懸瀉數十尺衝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
花四時皆然故為不落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
亦天壤奇觀也觀罷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于點蒼
山遊覽為一周耳

遊鷄足山記

謝東山

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鷄鷄足諸名山為西南
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迦佛
大弟子迦葉之所藏修也然金馬在昆明池上凡至

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僻在一隅非有事逆西
不得游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閒暇亦不得往予
始至滇中適有

詔催徵取礦甚急于是履任甫閱月卽行部迤西及
予至大理而故人戶部主政野庭羅君亦自姚安至
居數日野庭笑謂予曰待公相携爲鷄足遊久矣敢
請卜日以行予曰諾且約憲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
以足疾辭而予猶有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
曰錄海則徑遊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游
也乃命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
七里至海神祠祠前有閣曰浩然指揮某具食閣上

惟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提一小舟搖曳浪間低昂數尺許令人股慄移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滄頃刻變異如此若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也乃擇野庭登舟舟頗巨而朴堅絲纒蒲汎皆具旌旗鼓吹各一舟從者行厨各一舟翼巨舟而行少焉海氣上騰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因問洱海所繇名予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聞道群江空抱珥是誤以洱海爲群柯江也舟行約二十里抵東岸地名騰擺居民數百家登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官舍明日發騰擺山行二十餘里至下倉兩崖對峙

石勢穹窿如欲墮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
潺湲行一里許路險且峻舍輿而爲舍馬而步稍平
乃坐輿道傍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碓也又數上步
夾澗皆平田循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
又行二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
庵曰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
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瞻頰輿
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轂雷鳴問左右曰此瀑
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者玩以爲恨已而後瞻頰如
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磴盤者九灣轉者十八半從
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鍾寺乃止宿

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
必有老僧入滅者予與野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
頓百餘武步潭邊淺草茸茸水平布草間僅寸許彷彿
若葑田予試踐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昔有道
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急水湧高數尺道人幾
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行二里至龍華
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蕭下垂如綠髮長數尺
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
海庵又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
玉皇閣州吏具午飯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
王人及寺僧皆稱袈裟殿以其聲相近而訛也殿西

數十步有盤陀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揚真人洞洞
在巖畔陟絕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
出緩步交離行二三里凡數憩而後至懣庵庵又二
里至銅佛殿殿乃近歲所增修在巖甚麗予與野庭
共飯罷泉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觀音
閣相去一矢許時天未暝乃同步殿西之高堂憑欄
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視野庭止所
復踞閣前虎石俯瞰懸崖嘯吟久之而散明日出殿
後一里許為糊猴梯石芒齟齬偃僕視石罅落手掇
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則山之絕頂也
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後出一支誠

若鷄民羅巖巖巖點蒼隱約與是山高等而點蒼
實高蓋披積雪而此無之是其證也西北望見一山
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橫亘數十里予指謂僧曰
此豈非雪山耶僧曰此山去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
山純石而石色純白非雪山也然據古旗志麗江西
北有玉龍山一名雪山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
之若在咫尺與松藩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
是而僧未之知耶還下土主殿一僧洛陽人留食所
具饌類雜糞松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鹿曰此笋蒲
餌也十飽以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
里至啓身崖天一里繇西崖穿石罅而下巖畔有仙

入西棋枰三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歷落擁足下
步款側不能自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
壁橫通一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筇杖側足而行下臨
大壑紆徐半數里曰桃花菁望之若平蕪又一里許
至漕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有佛像右禪榻
左爐竈示與野庭較坐榻上一僧取漕溪水煮茶一
僧立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至八功德水又一里
至華首則則迦葉安禪處也蓋石壁深入丈餘高十
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許如飛簷故謂
之門正中有一佛像左有磨崖字刻二處遠不可辨問
之乃石玉溪王卓奉二公所留題云又一丈許還至

銅佛殿直來至皇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
桃花溪石邊山足石趾而行又十里至傳衣寺釋文
書稱釋迦佛二日拈起十花未迦葉迦葉微笑遂授
以羊法眼藏而并傳袈裟使傳焉此寺之所錄名也又
半里至福簡寺視他寺為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
至則天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
知時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與耶予笑曰昔衛雲
開海市見韓蘇二子遠移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汎
海而風乍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足為
異也明日至平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
周昭王世迦葉為太子是特滇中為西域之境

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占鷄足爲道場及二十八
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衣鉢入中國大傳至于盧
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時南詔尚建號稱王與中國
抗天下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險隔之故騰歌遊而
不可得方今華夷一統南詔爲衣冠文物之區

國象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踵接而至吾輩守官
于此令行禁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歎掌之勞又
得暇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境斯不亦大幸
耶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促予記及還大理中鉢
亦以爲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未就也今歲五月東
巡曲靖臥病經旬病起無事乃取山中所創記次第

書之諸不在副記者多出於記憶不無挂漏錯迂今
將錄一紙先寄中谿為正俟改定之後錄寄野庭庶
幾不忘一時同遊之好云爾

遊鷄足山記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頂
南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枝蓋一頂而三足故名鷄足
繇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繇洗心橋以路迂
也福緣一名接待繇比上傳衣寺謂此山乃佛大弟
子跋光迦葉守佛衣以袂彌勒補位山頂故有迦葉
石門洞因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高僧天機創于
前海慧葺于後故鉅麗不衰也先君與僧徹空建庵

名淨雲院院傍庵所結構皆清幽觀玩久之就宿與
精僧剗空夜話覺從游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大半錄
傳永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國有
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錄此北
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
繚岡脊行澗谷轟涼岩壁在望逢人皆云此路甚有
眼界如繚古路則低陷無此景物矣乃知此有二路
貴在人擇取耳至放光寺為常年放光之地上市直迦
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此為胸臆之穴餘諸庵院
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為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塔
吳階州懋來游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于山僧圖堽

以田金與之閱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
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重
遠矣余三度來游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
月詣巖殿致禱俄傾見兜羅錦雲緬平一白宛如玉
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
中虛明如鏡凝觀者各見自身現于鏡中毛髮可數
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止唯見己身不見傍人
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
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如大虹霓然虹霓半缺不
圓此光圓瑩如水晶映物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
得遇頃吏乃叔同游有老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

船橋枕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之中如人棹之但不見人然則光怪非一狀也寺西北六十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歲曾游今彷彿在目不能往遂登袈裟殿此殿有伽藍神甚靈余初年來游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殿鍾不扣自鳴三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徒曰土主報鍾必有異也曙光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顧其徒曰鍾鳴以此也余詢之言然殿北巖龕為楊黼仙人修行處又西上兜率庵為行僧菜園主所建集僧煉魔今道月居之下失其舊庵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錢瓦殿主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

石青石白如聚沫之制高僧圖清卓庵于其側余
死生至不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
然蓋雖無難漏然四望泥黑東方未白之時已見紅
光如火燄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
臾卽漸減小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凌晨旣辨著
履上猶緣梯手攀足躡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每逆
手膝嘗點胸後人之帽嘗觸前人之履然有所快而
無勞苦也梯盡處有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風軟可
必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
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與州皆
在足下卽未登山亦足豪矣旣至大頂普光殿見去

作精好大愜於懷俯仰今昨追惟存歿昔時玉溪水
大衆簡卓峯王僉憲惟賢高泉甜大衆東山野庭羅
部使瑤賓巖何大衆鏗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
頂無殿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
圖今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在見矣江山
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
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灑氣之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
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
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在焉回思往事宛如昨日
人已衰頹尚能此往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
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飄然遠舉之

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古老云異人以呪術拔蛇在中故行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卽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聲之訛也高下有二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今觀之若頑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登者訶門訶然中間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內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對聯唯正殿有金鎖不開右

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廚設供謂僧曰汝勿去得
乎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尚未得往也言已而寐猶
記對照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昔遊匡廬
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白竹林
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楮竿歷歷如白晝移將乃
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迎葉門岩半有金
雞泉僅容一盃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
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僧貼壁結
椽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鷄泉爾不宜見擾
明日而椽突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尊舊
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

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石至龍華
寺此寺殿閣宏麗寺傍庵院才餘所因止宿極觀焉
又東里許至石鍾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
房有瀑布水正東有盞盂寺盞盂北行里許為五華
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
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葉洞言在山麓二月五日
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土人指似不得其處二
洞各深百餘步奇石萬狀雕鏤朽妙如金為者余昔
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十里皆造焉觀乎此洞則
余昔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遂錄此趨上
關而回路入云初入山錄河子孔以正一路至石洞

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
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遊雞足山記

王士性

雞足山峙賓川境內山面南卓立萬山之上前舒三
距後伸一交若雞足然者佛弟子迦葉奉金縷衣入
定待彌勒處也四周多童岡荒阜不近蒼蔚獨是山
松杉鬱盤雲霞所留且饒多花錦卉祇園寶刹都房
靜室亡論志廣狹無所不潔清修庭除良亦婆娑淨
土云余以行部濶滄渡金沙江緣山百里繇東南支
入始入爲石鍾寺寺東數百步有黑龍潭水涓涓從
封田中流出始寺僧請誦鼓吹遍怨雨風立辨余姑

試之故余傳跣履狂撼山谷竟白日為卽世俗之神
其說者類若楚右隸西為西竺庵西竺後為龍華寺
寺與庵咸有傑閣肇起龍華後為大覺則長安僧無
心所開山也無心送

惡宮天藏至遂留錫茲山過大覺則行穿萬松松稍
篩日影作態陰狀可人又一里為寂光寺經稱佛居
常寂光土故以名寺西百步為水月庵斗室三楹僧
用周坐園中始泥門半月余倚甃墉擊磬聲起而問
之曰用卽周三界不用真何處試問你坐闕亦還闕
坐你遂去而之聖峯寺與無心結趺珈論宗門旨分
禪榻宿焉晨起無心請轉闕中語余乃自為答曰竟

無闕生我我亦無闕生要用卽不是不用仍這箇騎
驢去覓驢覓着無處騎繇聖峯上卽走山中支攀迦
葉殿謁尊者像山自此純石疊縱輿者行磴道中步
步喘息前後人膺趾遞相承以上過兜率庵聚沙石
而後至銅佛殿殿西出側逕可平達華首門東乃走
險上糊猴梯余稚習險竟從梯上梯無路僅僅崖石
礮垂俯深箐絕處架木枕長一丈接之猶非梯也梯
乃石齒齶齶其芒上出廉利倅剡戟承足石芒內窻
其半半踵懸外惟瞰深箐故可上而不可下上亦牽
挽蟲縮而升里許方至土主廟則山之巔也入廟西
北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從峨眉望大雪山在印度

萬餘里然旭日刺雪光猶彷彿上余衣袂此去麗水
不半里乃黯無色或云此白石積成急近之西指則
點蒼并九峯雄據不肯爲鷄足下洱海蕩漾其前東
南巒麓參差如風中濤威在杖抵梯哉觀乎亦定雄
南中遊矣循後趾則舍利塔倚廟背迅雷而擊祀之
豈帝釋勅天丁取舍利去耶此一里爲文殊閣又二
里經束身峽流石投足拄杖不能留過石碁盤至伏
虎澗又半里上禮佛臺下一洞風鳴鳴闌燈岍入
寒甚捨之去乃東跨偏仄三里而度曹溪曹溪亦稱
曹溪也水紺碧一泓日供僧可三十餘衆又東二里
嘗入功德水迦葉卓錫處也又東三里而謁華首門

門踞山半石規十丈如半月而簷外垂去迦葉入此
安禪余與無心屈指龍華尚餘八百八十萬年因題
石上云曾記曹溪鉢朝傳夕棄命如絲若鳥雞足衣
獨守空山八萬期爲報佛恩傳佛印法以明心衣示
信誰解三生同一瞬趙州大棒提在手虛空粉碎君
知否棄鉢留衣總何有還入銅佛殿而下十里轉西
南走入華嚴寺僧月輪方升座轉法華余問爾天上
月乎水中月乎指頭月乎月輪云人心不比月比月有
圓缺余頷之然余謂法華故如來最後授記作佛
心印卽聲聞人不得聞寂若一翻小止觀今得各持
楯柄以入復偈謂之曰諦視指頭月謾持法華說競

是婆心切應刺鳩摩舌遂五里下圓信庵宿八角亭
中用周乃以偈來答余亦頷之月輪又追至庵與譚
龍華事竟夕次日復下接待寺度洗心橋而抵賓川
自華嚴下山松陰空翠捲雲日者又十餘里軼大覺
路輿行其下不覺神思之欲飛也山中寺皆前樓後
閣龍像蹲中僧廬左右列其僧雖未稱了事亦皆持
齋苦行不犯戒律前所稱三僧又其首出者云或云
迦葉足雞足山在西域此山似之故說者昔以標勝
則余所不敢知余之遊以辛卯臘望後三日

遊鷄足山記

馮時可

庚寅錄大覺寺右過萬松深處經寂光首傳二寺可

五里至聖峯寺僧寮弘廓飛甍相屬殿後有閣三重
祀天神一名玉皇閣雖足諸山非怪特崛起則鬱蔥
相蔽而至此忽厥乎坡如砥如矢目界開即蓋在諸
山中段高者遠處不能凌逼而卑者皆若拱揖飛舞
來就吾衿裾也繇寺右至彌勒院又三里餘皆度深
林蔭鬱埋藏蒸風凝雲相為結構彌見其幽良久至
放光寺近寺多古木其枝垂條如絲如線土人謂之
樹衣或名龍髯從樹抄發不根土亦開細花登山者
取佩之辟不祥殿後有閣今

上命中涓高登齋大藏貯于上後負絕壁上為華首
門每歲七八月于此放光老僧居此所見放光四十

度寺左有奉子雲入閤時尚相賓主及少門遂爲霧障若避客然逢前有犬石康想良久歸宿聖拳荼僧有寶山重重八十神觀清拔可與譚恨其方示疾不能豎義客問放光謂何余言如來大覺心爲光明藏皆以度衆生苦齋輪中光照闍羅苦兩脅光照入中苦兩手光照諸天修羅兩肩光照聲聞乘頂背而光照辟支佛皆向眉間光照十地中道果頂光則佛極果光者覺之用也衆生迷四忍纏五蓋流浪生死昏昧閉塞于塵壘中何光之有我佛大覺妙湛總持內自身心色相外泊山河大地卽徹無礙譬之太耀懸揭于神天明珠吐輝于慧海高深盡照宇宙皆淨此

堂重或塵沙者所能窺測思議哉以余所聞獨峨眉
五臺迤迤九華少室時有沆現豈非三大士及達摩
金藏神通不然即四岳配天曾無光相似此益知如
來宅常寂光淨土超四聖六凡遊矣

遊雞足山記

前人

辛卯細雨如絲氛霧四塞出門行二里至迦葉殿開
山古剎也右土主殿神最靈殿西數十步有盤陀石
可坐數十人正殿後為背光山出門右轉涉石梯攀
蘿而上絕壁深在崎嶇嶮嶮懸泉百道喧沍聒山傍
多古木輪困離奇擁腫茂翫其枝幹上縱若虬龍下
蟠若蟠虺交觸若相搏相噬風葉簌簌與鳴泉相應

其巖有頽陀倚岩結靜煙廣僅尋丈問無姓名以自
北京來稱北京師居此數年不出經月不梳洗神氣
迥別與語似能解而不能解地處如此可數十人不能
一一訪也又行二里至兜率庵上為傳燈寺卽銅佛
殿繇殿後為普賢閣一里至普光殿殿後為普光塔
則絕頂矣初登梯雲忽開撥至頂則雲圍天頂如承
塵四傍盡徹千里在目僧指其下隱隱成抹曰此鶴
慶諸山此葉榆諸山如追如走皆望風遜伏獨點蒼
過擘鷲翔點翠霄漢若負不肯下西北一山純白狀
如屏風僧曰此麗江玉龍山其東有微白而晃漾挾
日色作金蛇以為洱海也良久雲霧復合了無所見

豈所謂阿閼國一見不再現耶未幾大雨兩三陣始
止從塔左行道甚平睨其傍皆萬丈懸崖有特出更
峻者為舍身崖如此可二里至文珠閣其前兩岩崛
起相對中復一臺相去各丈許下臨深澗為虎跳澗
臺上有仙碁石甚方整然無敢為伯昏瞿人跳而與
仙相奕者從岩間下坡為蛇蟻皮亦不可輿扶掖而
下為伏虎庵庵之右一石特起上方而平為禮佛臺
亦下臨深壑一里至曹溪庵有泉泓澄可數顧髮一
里至八功德水深碧如雙睛皆流瀑所注又一里至
華首門仰窺萬仞絕壁下臨萬仞絕壑從者莫不駭
嘆為大奇此地迦葉安禪處壁深入而巔飛出如簷

故謂之門過華首門霧翳開豁輕雲如壽奔馬馳而
密雲如絮如席如屏欲顧不顧欲動不動其奇變不
可測如此已還迎葉殿雲團團起作山峯樓殿形其
四遠則豁然盡撥下視諸山及州城蓋蓋卷霧諸溪
如線榮青繚白眺望甚適是夕宿微笑閣僧淨方最
解脫柔諸生栖禪于此二十六年與語拔新領異殊
會人心馮子曰難足山者一頂三趾故以名是山以迎
葉重久矣余考內典佛說遺教經畢拈花示衆曰
無法可說百萬人天茫然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
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
汝當護持金色頭陀卽迎葉也及佛涅槃迎葉自難

足奔來七日方至佛出雙足棺外以金縷僧迦黎衣
傳與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
樂蓋迦葉所受無上法卽所謂西來直指者也未幾
外道波涕四魔橫恣迦葉卽遣使彌廬山頂擊銅健
椎徧召聖弟子至畢鉢羅國結集遺教云何以法付
阿難遂還難足山入定阿闍世王追至山前其山已
合旣而復開迦葉端坐其中王瞻禮訖山乃復合豈
卽華首門耶是迦葉者傳宗于佛而演教于阿難也
宗則杜口毗邪不立一字教則演音函藏至千百餘
卷胡棲違寂靜異耶頗珠心鏡非指提莫見宗豈能
捨教而教亦豈離宗耶或曰演教何如演宗然佛以

病法非以法病有言不必落相無言不必墜空無礙
無執語默皆適不然嘿亦病語亦病無得于法而區
區執滯于宗教語默間或爲著泥水或馳騁棒喝皆
亡有是處佛意荒哉蓋余觀于是山奧則陰蔽曠則
陽察林色延清地氣含煖不囂雜而蕩神搖魄不枯
寂而周顏傷趾兵革不及虎狼不來蛇虺不生佛國
禪林無光此矣

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劍川石寶山緣崖多石像有觀音有諸菩薩羅漢皆
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
人之骨乃之其爲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

反覆辯別莫究端倪噫嘻既示人巧於不可致詰之
中後示人爲於不可措手之處天壤間一設其事如
予編籍中見之鮮不訖其謬妄嘉靖庚寅予與成都
修撰升庵楊公慎來遊憐悉其狀如此高樓不能去
者累日照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羅漢以百計榛
塞不能入悵然而去上至靈泉狀如仰曰纒窠未水
百人挹取而不減不溢亦不溢旁有紫石履壺濯之
屬下有石螭石犬石驀聽經等異狀天下名洞雖往
往有之然石乳結成彷彿肖似獨此出於露地既多
而又逼真亦其觀也下山夜宿興教寺升庵謂予曰
茲山佛像出自天成然則混沌之初已有佛寺而謂

始于漢明帝然予予曰劉向序列仙傳謂秘佛書中
得二十四人則中國之有佛不自明帝始也列子學
孔子者也其述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
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教而自化則春秋時已知
有佛矣嘗讀詩至緇衣好賢則知周之盛世固已賢
之矣何以明之衣緇唯佛教為然敵予改為適館授
祭之事亦唯佛門有之然則佛生於周初其徒已為
中國所賢章章明矣升庵熙掌然之予今別茲山三
十年升庵已物化一日有方外靜室泰安二人持山
圖徵予為記且曰茲山非復舊觀頽圯已甚父老菴
爨成願修復予披尋舊遊宛如昨日悅仰今昔慨然

興懷追憶往時吾弟元期秀才實從吾遊渠嘗以修葺爲勸竊祿四方宿志未酬其人雖逝其言在耳今諸人果不渝始盟予固領割益之遂書以爲記

重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丙寅暮春成都楊修撰約予同遊初抵柳川楊少叢兩衣翁招浴溫泉飲于其家懽甚生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經浪穹見葭蘆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欲投山寺皆毀垣仆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選路奇險或騎或步日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屋如棧閣者石寶崖也箬底有鍾鼓洞

從遊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從洞外眺之宛如鐘
鼓聲也寺門在望近不可即二僧來迎挽手而上歷
覽洞壑一步一生且駭且訝升階謁佛更折北升石
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陁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
石孔涌出不溢不流時從者皆渴爭先挹取飲百餘
人而水不減升庵曰真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一盃
殊覺爽健遂繇故道下至僧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
醉而宿戊午出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
路人曰此中巖也巖嶺雕鏤石佛菩薩之像皆精巧
奇特山石皆如蠟墓狀聞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
漢然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山哦詩

而回然常懷西澗未嘗歷覽每以爲歎至壬戌孟春
予偕弟元和子丈張斗友入楊和泛舟西泮河踰象
嶺觀鶴林寺歷鳥巾山遂乘輿復至石竇此行絲間
道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興坐臥殊覺
暢適旣別石竇將繇故道向中巖忽有樵者指曰繇
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許見一石山
藍碧如染逼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掉尾低頭如奮
迅之狀一行人皆譁呼驚詫御背可坐十餘人復繇
石獅腹下穿出石澗遙見西溪窈窕崖岸如削立石
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居計暮景且逼空山無
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雖出人爲然

亦前代石也又半里石崖際處有二石如象折南而
上有玉女泉升亦尺濬刑可飲又里許有至舊遊之
地遙憶升庵琅瑛未嘗見此今已不世懷愴揮涕因
賦一詩書之崖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三里有方崖
巖巖嶮如藏經塚中水石輾轉兩岸怪石如然如歌
如城如壘風行其中有介冑聲令人愀然旣而日下
西嶺不及窮窅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升滿三
酌而去

遊九頂山記

王士性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有
九頂山出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坡若禹鑄九頂而列

也九頂故有寺開山僧驟聞天樂下隨覓古佛于洞
中得之而緝也時惟重九余與吳張二憲丈白昆明
還馳而登之出其閭郡飛泉爭道龍蛇走也手瞻禾
黍黃雲遠也天風吹人羽衣舞也涉澗納麓升白岫
頂鼓吹間騷忽聽隔隴清磬一聲梵貝喃喃耳觀開
也己乃攬此一亭萬瓦衆差樹影中亦見乍沒也生
超然之臺蓋宮琳宇懸構滕苒若蜂房鳥窠纍纍然
重累而綴也煙雲過絕壁若畫玉右丞山水間以大
李樓臺簇簇然而暮以重綃也罡風響鈴釋而下青
巖之末忽復擁秋聲大呼若舉千百剝牙動搖持擲
之空中也迺促酒人出三爵澆之以散寒氣流已行

松濤之怪老樹擎雲也千百尺翠色滴滴可餐也躡
虎雲之橋琢我岩前虛閣度鐘棧以過軒窗半首臨
乎鳥道足瑟縮以移也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
丈士相附必危樓睚睨畫檻籓籓錯繡與朝日共麗
也詢昆虛之殿所聞三蓮出西南竇務福亥得羊角
以上靈蹟快振余與張君席地坐趺伽利那覺萬籟
寂然與心境微也獲楸山北摩龍首之塔白輪正午
聲窈窕猶無底止也入洞復生扳黃冠坐酒微豬相
携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袖之以出也吳君脫
馬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登華嚴之閣危梯百級螺
旋而上四盼無所不曠凭欄少頃意氣灑浙空谷中

起山外奔蒼暝色亦冉冉隨飛鳥而至側耳聽下方
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既下回首閣婦縹緲天際恍
然自失已樓過一刹題構新成遙見前却迺昭隱隱
三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也樓下棧閣走松坪時
已月出高樹牛女之光燭地戀戀不能去也余三人
者撫良辰之不偶念後會之未期因緣勝名各懷柳
土吳君則舉菱雲九峯張君則舉湘江九嶷余家亦
城亦思九盤觀海悵然倪仰各有拂袖避舉之意乃
命余爲詩託之吳君原豫名謙家瀘水張君養晦名
文耀家沅陵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歲重光軍閥則
萬曆十九稔也

遊九鼎山翠松般若二庵記

馮時可

自賓陽進雲南縣縣東道為九鼎山云在頂去縣西
十五里漢時五色雲現茲邑邑所受唐貞代村人聞
空中天樂累日不休相與爰刈翳楚以洞出焉其洞
有石佛像五軀寺因而創雖經年湮猶在後人
重加修復遂成傑觀余自賓川來飯梁王山山故產
金塲也雲南命黃應玄來巡與茗話久之因更肩
上山數折長松巨石掩映晴嵐望上有樓翼然峙于南
巔嗟哉天際間之名也簣屨良久至招提從山背行
老樹擎雲千尺翠色滴滴欲上人衣良久至頂俯視
十里遊目無際邑城彈丸如在篋寫下前所見也簣

樓卑卑，蟬伏若朝宗。自効者下而，入古佛石竇。嵌空
令人不衣自煖，已而側足捫蘿井。毘盧殿上燃燈閣，
龍樓棧道穴。岩懸壁如峰，房烏窠。纒然重累綴于空，
中下臨無地。已從石橋右折而度，平岡北望。九朶芙蓉
嶺，嶙峋突兀。兀直排秋旻，所架樓閣皆在岩。半奇絕哉！
錄平岡折而南，為弋竇樓。對望北岩如繡壁，奇峭摩
天。入我掌握可愛也。蓋非是岡不能見北岩勝，非是
樓不能成此岡。脈開為榻曉屏，使君建亦善。點綴
矣，憑欄久之。萬山奔倉，暝色冉冉。隨飛鳥至，已而月
麗長空。氛翳盡掃，輕寒如水。清淒若霜，北岩偏愛。月
光如瓊山瑤殿，而僧廬中十燈陵亂若繁星。其南望

則高山起伏如浸水晶宮織毫可數生平所見月夕
無佳于此然當此佳境天遠人孤雖無鳴梭響練之
聆竊有破鏡刀環之感矣是夕宿樓中明且平山黃
令請遊翠松庵稍迂五里從亂山中良久始至佛像
莊嚴整麗廷中茶花數十株歆虧走字門外萬松參
差翠色欲流又十餘里下山坡歷平田至波若庵佛
燈燦燦金像如生梭有傑閣憑欄一望千頃稻花若
一片黃雲其外遠如蛾黛翠色橫亘曠哉斯遊乎若
尤泉響洗千秋之耳披萬里之襟何必五岳三峨三
里入雲南邑宿官署夜漏發風起林杪謾謾調調驚
醒歸夢披帷擁衾月溜下庭除射影屋梁恍然對所

謂伊人未知在九鼎耶翠松殿若庵耶江東小齋耶行
遊臥遊孰夢而孰真也

遊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縉束如轆若蒼虬行天百
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蔚鬱拔
起如畫路人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十人又前數十
里石岩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營戶其陽土人刺之
旁有石洞一鐸啓曠土內平經行者夜宿其中足容
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數萃偉雲表隱
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卽一逕逶迤側入使
有百人守之虎士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窟數

十奇表教異兩峯石筍如束草木連塔雲氣出其間
如白練奇駭詭勢鬼鑿神局不相連屬如覆瓦如巨
鑪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王女靚粧勇夫卓旆千變
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固翠雲相盪琅玕
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急者必有安期羨門姓來
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水客之窟宅殆有神物
爲之啓閉世有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十
大洞天下日景絕壑火光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
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筭兩山萬石林特
雕玉鏤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通南
卽大雲龍山從絕頂烏道斗絕雲霧間踉蹌數里不

敢俯睨一峯東轉屹若屏嶂可數寸似峭峻尤甚踞
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氈毳不可禦焉瘡僕
痛水聲琅琅山禽鳥囀行間若鳥予言行不得者地
主皆土酋通羅鬼書土毛倍于小雲龍而奇觀不及
焉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為勤兵于遠以事
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于中土宜乎
王者之無外也

通靈洞記

鄒應龍

夫物有秘而必彰事有間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
人阿迷即名

皇輿創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以緣遠無良致

勤甲士念郡祗心竇端端忍無道以衣截蓋往愆會
 羽書偵報郡南有岩穴數處舊為遁者藪予乃輕騎
 率帳下士縱獵其場大蒐之溪壑密步行且報至一
 洞懸石率律詭譎周迴樹根盤拏蚪結藤蘿纏挂
 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湧出分兩派注之溪會歸
 盤江為洞門橫可容三四人予去或服佩珥俯僕木
 列數炬前導初入壁偏仄下則水石交砌足踏蹶徐
 捫壁登一石磴力躡之上頗寬敞面懸石柱數四垂
 者倚者植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躡火氣蒸
 蒸如鬱再歷十數步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
 即又旋繞之如經教堂宇一處更高廣仰視之狀龍

蟠鳳翔鍾鼓懸列紆野屈曲珠纒乳滴浸淫蜿蜓鬼
怪駭異真奇境也南崖下黠渺漂渣火燭之則見橫
流洶湧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澗瀆瀑香不可測志
所謂以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繇故道出距巖而
立反顧醒然如得問其名曰龍洞左傍石有標題曰
南洞減謂距此有洞三皆無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
心會乃進即守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謂夫有物有
形名以形立斯爲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爲離方
冷然中空靈源員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
通造化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秘今其彰乎即
之以靈明者之非開先乎羅守欬然對曰唯唯夫即

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
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焉今群醜跳
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于宵警行道梗于剽
掠是迷途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
諸大夫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象鄒魯
而身孔孟山川生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
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
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凡一百一十
有奇遂繫之後乘予厚賞偵者整轡言旋命掌書者
記之

雲津橋記

王景常

雲南城東取有池曰昆明池之大不知其幾百里也
昆明之上遊其江曰盤龍江之源亦不知其幾百里
也汪洋端激深廣莫測而大這是通昔有橋曰大德
望于兵有年矣

天朝下雲南內訌外攘庶事草創隨葺隨辨行道用
棘今西平侯沐公以爲橋梁王政攸闕不大舉無以
示悠久乃命立表識牽石石殺川流捷石菑度丈尺
計工庸錮石趾以斷暴湍疏三門以通舳艦穹窿塊
輒夾以石檻琳琅簇造橫截天塹方軌長驅肩摩轂
擊屹若金隄亘若垂虹行者若履平地焉是投也經
始于癸酉之冬十月觀成於甲戌之春三月凡鳩軍

上以日計之幾萬千以其當雲南之要津故名夫十
月成輿梁古之制也然未有梁以石者至漢以石梁
灞李昭得以石梁洛其來尚矣矧雲南遠過萬里新
建

岷府輦轂之馳道三軍危樹控扼夫藩壘伏百蠻之
地苟無輿梁以觀何以爲名城內地哉西平秦揚

天柔休德凡所以鎮綏經理輿利珍蓄以輿前入補
類如此然夷人得踐大中至正之途捐繩牽索引之
習絕攝衣褰裳之艱釋龜足跛疾之難而隅焉以詳
群焉以趨嚙焉以履歡吹鼓舞以自蹈于夷途繫誰
力數昔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泮都通使節也史萬

藏銅鐵橋以渡金沙利行師也猶書之然通使節與
通輦輦馳重濟甲士與濟國人執函錄是曳之雲津
光蔡前古矣於戲

天子休德西平布之

天子有民西平濟之巍巍石梁萬賴之矣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子賓川州知州安莊朱君作
橋於城之南門越三月朔橋成明日丙午州之賓僚
生儒合醉於橋祝爵于侯維時凱風景明其爲士者
歆董風之詩賓白其以南薰名橋侯之惠和其未于
吾土乎乃馳龍津何邦憲書徵靈鷲山李逸民爲之

記其詞曰維天羅城水纏其南流潦暴風駛鳥怒濤
走若如馬其聲轟雷驚我居人兒童喧騰巖壑以柔
教悍莫敢抗飛旆壞孰寇孰思歷載以來寤言拊解
特維末君階命陛下爰自溫江茲我邇阜察其安危
於其未秀剪植棘作蕪及黃耆神應以和民生日厚
既庶而豐民力已充人士是咨陟降是躬乃布王政
扛梁是攻城凡四門維南稱雄上

表奉

制

闕庭是通自宣勞來禊職臨戎不有橋梁安示尊崇
炳敵將阻渴稱在公美作虹跨以讓激射爰屋於橋

以防激湍殺水迂流排海壁石既免傍域之浸漬亦
無作墊之剝激去危就安改泛以翁用利永成匪曰
觀侈於乎維墉言言冠倫是樊維梁平平惠施以存
天子萬祀候多受趾董風自南注注茲水樓來其觀
毋替厥美

霽虹橋記

劉庭蕙

今潤滄蓋漢博南蘭津渡云源出吐蕃嵯和甸西南
入麗江度雲龍之折羅岷東流順寧歷車里下交趾
滙於南海岸峻千丈延袤四十餘里僅所稱天塹非
邪世傳忠武侯南征支木渡軍而橋始鼎運潤滄其
遺跡也余不佞典較西逸登睇其上則見臨江石壁

峭立萬仞想使出隘中群壘氣節凜然若在懸澗怒
濤咆吼如雷聲隱隱有滅漢賊匡復玉象忠憤低回
寓之不能去亡何子役歸不數旬訐而播以大聞其
以彼醜之焰不撲將自焚抑物力成虧有數與情形
之順逆適相乘耶吁可鏡已粵惟我

高皇帝平定滇南方內外畏威懷德二百餘年武功
震耀文教倫浹西南諸夷輻湊歸順峙為郡縣乃重
修津梁治鐵柱以為舟楫更濶滄白霽虹而雲龍竝
峙巖夷夏之防彰聲教之訖古今稱烈焉承平日久
諸土酋環江而治屈者襲符障靡有二也萬曆丁酉
春大候州奉學學印謀官借資頌寧酋長猛廷瑞廷

瑞者素蓄不執端端虞其及也遂取二橋一日而昇
炎然若曰示我軍無西意此不亦叛逆魁渠哉且足
覘順逆成虧一大較也太中丞疏台陳公暨侍御賓
廷張公赫然會疏得

朝請曰而其悔禍獻所叛不踐軍師猶生之也不爾
者執而俘之伏斧鑕先悔猛辭檄使再三不奉詔抗
牙顏行師竟大舉俘廷瑞與從逆者露布以

聞

上嘉旣發予有差顧二橋斬然燼餘猶病涉非可以
委土寅射例者因令所部備兵郡大夫某優治辨檄
葺之而大夫刻期結構徵工之梓若石者若所需利

前物者約金錢以千萬類不動公帑出自太僕以下
郡邑衛旌所損俸收諸郡民樂施亦可若干工得之
丘甸遠衆不行築者而無弗勉起始於秋神訖工於
嘉平月之十日凡五閱月而二橋告成規峙猶廓焉
兩臺且從大夫請易寧虹為永濟雲龍為永定以示
不朽而屬余紀其事余惟天下物力無有成而不虧
醜夷情形無有頽而不逆數也虧與逆值成與頽值
亦數也此不繫人事者也惟知逆而頽之不使復逆
知虧而成之不使復虧此以人事而回氣數不盡委
之數也釋氏稱世界為劫灰而舍利子能以慈航繼
入苦海之外夫人一心爾從逆則灰助頽則濟無庸

以數論也武侯一腔精誠蓋不待梁滄江而此心以
利涉矣其計及乎百年之後誌於石託於人感通於
中丞陳公之夢寐紀猛酋焚橋事如目覩侯豈盡識
締哉其忠順心所相照也故能預計夫逆賊之不免
為灰劫而又預計陳公之以順討逆其必克有濟也
而示之夢若石意乎予固曰不盡委之數也是役也
中丞杜猷為憲侍御雅志澄清藩臬都閫諸司認策
共念而卻兵憲尤始終其事備加勞動皆以順濟順
求猶逆萌者也繇今觀之橋其果有成虧乎哉其果
無成虧乎哉余樂觀其成用志修攘大者以風來茲
匪徒記二橋顛末云

重修霽虹橋記

鄧原岳

隸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岷其下爲瀾滄
江考之漢志有瀾律之歌揚太史用修曰卽瀾滄也
源出吐蕃嗟和甸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挿天不啻千
尺岸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爲橋舊矣邈修
遽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焚之主者竭
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蒲夷再叛大中丞陳公
命率總偏師勦之兵憲杜公監其軍授以方畧軍威
大振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以斷饒
道而因永昌一夜盡爲煨燼惟茲瀾滄在郡治爲咽
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譬如人身然一扼其吭則手足

拜矣 公曰賊敢恣陵罪在不赦當滅此而後朝食
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成功而前募建時頗有勳
黷度不足則捐俸為大役先巡憲張公劉廩餘佐之
二、三守相及縉紳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
月而畢役訖夏六月矯若長虹翩若半月力將岸爭
勢與空闕利涉之功于是為大矣守華君勒石于江
上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命命不佞紀之方春之暮
也不佞以較士性來茲江春水始漲舟楫戒心今幸
睹茲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杖扛輿梁則王政所有
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古之行師者亦
率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

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威行千里如從川席上過師
前史以為美談而魏崔亮治渭水獲巨木數千章取
而橋之百姓以為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
知為政者矣况在禦侮是為要害之區因獸猶閔何
所不至跋胡疋尾將狼顧不遑前茅慮無若臂指之
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播勢猖獗幕府以
為憂公謂賊且困螳臂何足以當車轍乃懸重賞而
購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戮刈殆盡蓋賊平而
橋亦告峻是舉也不煩覽庫之士民毋告勞財無過
費重永利而豫軍興此之為功即趙營平崔雍州無
能為役矣今天下津梁稱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

安顧所錄不朽則以蔡君謨之記在君謨不嫌于自叙其績而公乃藉手于蕞蕘之言將毋令茲橋以公重也而以不佞之文輕乎哉

南壩閘記

陳文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東高而望之則高山在北左金馬右碧雞走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無極惟窳其南而池浸焉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屈饋昧樣邵甸諸山凡九十泉或潰而流或潛而滯或激而波或澹注而溪焉或山夾而澗焉攸焉汨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華壩則歧為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

一絲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于滇蒙改氏時過春
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遠道金梭河過雲津者堤上
多種白花名繁城銀梭河嘗築土石爲堤堰于河之
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千萬畝元時雲南柔彙政
事養典亦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卽繁城
銀梭河之所流也然則此爲堰不通與一特之刺而
于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王時
爲西平侯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淳以惠
利俾兵民並力于田畝耕穫不違其時而南壩之修

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事思弘前緒謀造石閘
以蓄洩爲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
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繼軒公迺圖成牙旅贊思庵郵
公議定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賈公按察司按察
使李公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旣而上其事于

朝亦不易其初議迺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
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較之有智計者田凱
李振郭進董其後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則沐郭二
公自主之於是釐石爲閘而局以木視水之大小而
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閘之西爲廟以祠神之主
此閘者其東爲亭與廟相直而春秋勸者耕穫則休

于其中于景泰甲戌八月十有三日始役而以明年
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谷之凡八萬二千九
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
田不病于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三公賜也願
紀其事于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三公皆不能止也適
以記焉于余余謂沐公為定遠之孫黔寧之曾孫也
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
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康方公正
之操森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
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
為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

不能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爲當乎古人中求之
昔晉楊叔子杜元凱二子雖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
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
餘韻藹然被乎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
以其功叔子以其人故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
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於二公以道
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沫公以孝鄭公以德歟
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
仁始于孝立功本于德視古人莫遠哉余雖歐陽公
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求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
之功與仁者蓋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

得已哉

二橫山水洞記

羅元禎

去會城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凡以村之田凡
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襟
水水即填池池抵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節
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送引而仰漑村之負山而
田者無論忽陽卽旬日不雨土脉輒龜裂歲輒不登
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
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
諸村竹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墻立於前
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爲渠引泉喻山而東乃

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
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堙踰
歲訖無成績方伯教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
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為若成之乃謀諸同
寅計其費可三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擢掾尹德
先何獻榮劉倂先後繼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
相度規畫以樹爾功祠可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
廣之數以支顛圯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換
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廉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
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
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轉群玉應登簡工之不習者

請以曠大代公可其請召朱禎輩二十人以屬庶登
余時奉藩政固公徃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
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公請于
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保子愈白政在利民毋惜
賞毋憚勞其徃督諸掾役毋隳前功各捐贖金佐工
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值定隆慶壬申之三月十一
日也邇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
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千金而能功
敏亭公曰吾何休矣公與時不甚合又欲乞歸會水
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御岡陳公維公愈
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

行公復起椽屨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焉得泉
二十二道蛇蟠縈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
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白龍扶雨偕山勢
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繇洞而東出噴薄淪漣
滙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畦
者團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稿民甚便之
而得諸公之功乃敬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
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潺湲茲麓旣闢不淤不
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斯萬年曷組豆
之以輸我虔適鄒公蘭谷來代曹公臻南服聞所矢
敬予轉今秩侍公之側語予曰古諸侯來風貢于天

天子受之列于樂官今民謠不頌于樂官亦觀風者之所未也子職臬史昌米民風受命因叙其顛末善諸公同心胥成而又嘆諸公之遠識焉滇故金方境既金銀氣鑿山來者所在露集山嶺乃摩焉微外蠻夷中產珍石未色晶瑩石故產于井入井以求繩繫以入往往莫井中亦太艱危矣二物者寒不可裘鐵不可炊俗多冒險求而五穀者一日不得則饑寒至利澤當前藐不起事惟上所率之耳語曰明君責五穀而賤金玉乃自古記之矣諸公蒞滇聞以礦告輒報罷而寶貢奉

詔停寢至椽檣所需卽穴重山漚斷流發帑鳩工不

勅功不成不止蓋視民所天不寶玉而珍不兼金而
貴真知輕重哉昔周以農開國召守象法以線遮曆
周公賦幽風以諷王而卻越裳氏之貢召公芟棠
以勸農告王則曰不貴異物賤用物諸公之遠識固
召之遺矩也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賜宜興
人許公名太孳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祈
延錢塘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
士

橫山冰洞記

徐中行

漢國古梁州檄外尚疆理所不及屬秦畧通五尺道
而以漢時且閉昆明帝于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

後雖為濁即恃其泉池肥饒多蓄產之富女之泉流
灌寢所以育滋穀為通溝瀆以備旱計也自成義侯
造起陂池迄元成陽王輩復為陂池及化田求源漢
承始知蠶桑

明興亦伯陳公乃開昆明橫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
自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滙為乾海子東行八里為白
石崖斗五里為橫山龍院等八邨軍民足墾田四萬
五畝耆百餘畝其地高平比之岐峻綠崖磻石不同
泉流不涸旱為焦土有可用瓶則沃野也嘉靖乙未
李文溫等開崖導山七十三曲為水凡斗三條卻橫
山止于若丘隆慶己巳大旱楊應春等鑿丘為東西

洞約穿三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
遇之其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於都御史
江陵陳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一成爲萬世利
乃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堇堇容一人反身
屈膝以鑄用二人逸畚所鑄而出入之彌堅難而解
焉聲冲冲若咫尺東西竟不相植初以九旬爲期又
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公曰噫乎泰山之雷穿石漸
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舍人袁應登視之
乃用門礦夫二十名明年三月公爲左使

弗給請於都御史宜興曹公御史安肅許公咸曰功
既垂成費安惜乎始之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

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礦夫馬迂弼
乃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為左使
公曰去志久矣為此水而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
之教諾越三日公出租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
穿壙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爾且謂召公將明
農惓惓告周公誠小民秦漢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
傳礦夫繫之一年良苦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
耳其補助之勿緩官故事者庫副使劉倂應登雖舍
人勞甚其論賞宜優為具奏記惓惓授長樂公而行
凡用不滿三百兩為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
鉅而貽休遠也民共立祠橫山屬余記之徐子中行

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乎
更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於徒利導之者耳美有獨
道之難若冰之鑿離堆世傳蜀江神有之方冰精誠
所致橫山下離堆公每旦必齋禱雖舍火亦然洞
穿輿行會偶然即滇田號雷鳴者匪雷雨因秋八却
之有龍泉沛若雷雨矣况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
祀堂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股引盡屬長樂公
率土如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
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進烏
左右伯成是冰工云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銘

江和代

萬曆戊午歲漢水排憲副表公請于御史南濬潘公
言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即甸之水走盤龍江者
使東注于河河白金校土人呼白金汁絲傘馬麓通
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沿河肢流以數十里而于
涵洞如級田以水受權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壞矣
論之非壩則小曠易涸而河不任受畜小漲易溢而
河亦不任受馮畜馮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通
河資壩所從來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勢
若堵塙遇浸輒敗歲修費閘可棊錢不宜存司草率
持厥柄力龐而功暇僅同築舍蓋費于壩者尚什之
烏有况其不至于壩者也于河矣資焉而遂以麻系

謂壩而不閉蓄瀉何恃卽木而匪石終深梗耳與其
歲糜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谷數歲之費而楚以石
通以開自閉以往若牛舌尖中馬頭皆衝流也胥右
乃固矧地與石鄰夫以私料至便計也木椿之額累
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
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閉然此百
世利也爰損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損一百金
撫院河源李公亦損二十金迄新院歸安沈公按
院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潘
司嘉興施公聞司金陵尹公扣徵停挖木椿之逋負
者又得四百九十餘金計若鉅若細悉從金出而世

鎮沐公又慨然以近開石山任其株用于是使匠各
如檄起程募健代堅劇開口高六丈三尺長三丈二
尺五寸廣一丈七尺五寸牛舌米中馬頭高一丈三
尺長二十六丈亦尺皆選石之最堅厚者長短相劑
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鈐以鐵灌以鉛閉枋諸
槽扁以巨枋啓閉如武東西兩涯之間駢珉壁屹水
龍若控經始於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四
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告成仍名曰松華閘計費凡
八百七十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二千餘數力取
諸僚績成以漸時率雲南少府楊公亦復助九十金
金且日日上壩勞以貶布酒食公私爲之改紓而不

勞終始嘗用一人強取一料故功成而人安之時
與三司諸大夫登壩上觀壁如屹如珪河懸懸地有
安流而天不能災是歲大穰諸父老喏嗟嘆息曰朱
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公不有某幸睹成事繆為
記略而申以銘朱公名苻蜀富順人進士政務興革
利民多若此楊公名維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書
之陰銘曰湯湯金校卽甸邇源建鏡忽分東西決川
壩枳而東如龍飲泉爪擢翌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塗
萬畦濡霑土耶木耶昔何闕然蕭蕭捍衝歲糜金錢
自公之來嘉與更始亦有施公尹公悉賦成美楊公
承之動有經紀稟成諸臺規茲未利金石巖巖當其

射教開閤言時其閤開視其汲水弗外派啓觀其
漲水弗內漬每授于農農隙乃至工令行官官厚
其錄再閱春冬經始勿亟乃奏厥功乃位安既於乎
郁哉河肇咸陽洪源自公明德廣遠人成天工匪開
無河毋恃絕纜毋易逝波其流可穿其堅可磨蟻穴
必窒如避龜鼉有泐必新毋仍柯斧百爾君子保障
弘多庶綿斯澤礪山帶河

重濬海口記

朱良曙

粵稽滇池之勝自戰國時屬楚名始載于史冊蓋傘
馬碧鷄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于南中則
一夫都會其下竝受仰甸牧羊山諸泉及烏黑龍潭

萊海海源洛洛河諸水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
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小河又折而
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云是海口一小河定滇池宜
洩咽喉也疏濬不如每歲夏秋雨集水溢田廬且沒
患非渺小先年當事諸公率多裁成海夫有編開沔
有期爲民之意亦旣殷矣萬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
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值靈雨連旬水泛病民公
用憫惻檄下閩司行經歷陳子指揮王子甚議爰請
如前三年大沔例築壩開水分段興工開沔凡念餘
里調集指揮千百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
麻鐵器具工餼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處

至平金惟時郭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濟郭公
按滇亦謂事闕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運左轄至
適東西用兵之餘斗米三錢軍民艱食詢迥雖棘且
兩臺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新至其地
謀及郡使士庶父老而廣詢之迺之滇水從出之口
牛舌洲橫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北全瀆水口風氣
攸闕蓋奇勝也士人咸指故道水蘇洲左豹山下行
斗之六七絲海門村旁行十之三四今左流終行二
耳况下有螺殼黃泥二灘之於冬水落而背露春水
潤而龜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獨宜深濬孺舊
築螺灘止可勿增越明年乙亥正月適同年旸近

漢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往迎而咨議之且見二難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曰螺灘之壩不必築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決復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徹撈淺之法且併龍王廟而新之爰命右衛指揮孫子承恩董其役雲南府判勞子曰積督之調及衛所州縣夫什之二乃孫子則固分文布工論方驗日工無少曠焉踰月而工竣寔三月哉生明也水復洋洋豹山下行而螺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錢僅四百金視陳子王子循舊三年開挖不啻省什九矣孫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美足哉他日請之再三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懼恤孰與肇始非羅

公之暇智孰與贊決抑非得孫子之勤笑而董之又
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造工之甚速耶傳曰仁者講
功而臺以之天白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衆
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即此小役可以槩
大焉後人觀此其於興事考成當必有剴然默會於
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鄒公名應龍郭公名庭梧羅公
名汝芳皆起象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曙也

湯池渠記

平顯

湯池渠肇始於洪武之內子時西臺憲襄侯沐公在
鎮以雲南師旅之衆仰給餉贖固備次子用廣開屯
田爲悠久計宜良在滇東南當陸涼路南候襟旣置

兵守必謀其食公相度原野舊有溝塍廣木盈民注
流弗遠湯水在房人不知用砥平臙臙棄爲荒隙不
盡地產是年冬發卒萬五千荷畚鍤董以雲南都指
揮同知王俊因山障隄鑿石刊木別流大渠道洩於
鐵池之竅而伏其萊三十六里濶丈有二尺深稱之
逾月工竣引流分灌得腴田若干頃春種秋穫實穎
實粟歲穫其饒軍民賴之越二年公薨壬寅既芒種
雨不時降人方爲憂獨宜良水利不竭首畢農事
將較黎老盜追慕公德咸願鐫石紀頌丐銘于平顯
銘曰湯池之渠宜良之利人食以生維公所施我公伊
誰黔寧家嗣善繼厥志矣唐一事渠流沄沄浸彼

遠用覆石灰土相輔沃以糶米荒石內列錯若碁置
又山脚前溝即流漚合吐壅沙塞志在咽喉乃隨地
之高下以濬溝築閘三座以殺湍計費二百五十兩公
不時經行稽其贏縮文益工料一百二十三兩厥功
告成一望如截泝源逮委會為安流遠邇近斯無不
如志迺三年之夏偏省蓋隆此知晏然蒸民謳歌枕
臥待獲蓋教十年所僅見也于是士民喜相賀曰逝
彼流泉公為治之終阻^早饑公粒食之維茲蕪穢孰誰
理之乎皇新會孰誰開之公開書院髦士以興公
清庶獄枉抑以伸節議里甲民無濫征清理屯田師
有餘糧荷公之功沒世難忘于是鄉大夫霍公憲輩

卽事每丈平處一人至二人有沙土處倍之有石處
又倍之凡一十有五百人每五十丈督十百戶每五
百丈督一十戶每五日督一指揮通判等官察其勤
惰以上下其食事三旬而成水通物潤且有地以鄉
計者四以畝計者數百萬以城計者抵城下四十里
過此則潤及阿迷州若猶未已也天之生水與地成
之而人之所以贊之者至是皆無遺憾矣不然則濬
於坎窞湖澤與土石相汨沒卒歸之無用之所而已
矣畏天命悲人窮周公當先爲之豈欺我哉南京監
察御史王明仲讀書于象感而有請且言吾徒生長
于斯聞有湖在石屏未嘗聞有利如此不刻之石何

以垂遠而傳不朽包公惜予方走書以白當道然之
為民事所當亟者又重王子之請激蹤之

六九龍池溝道記

陳善

縣下關取道永昌皆崇山峻嶺為道紆迴絕類潰腸
自關坡而年年原博野四望如一箇道逶迤抵于御
城蓋西南之大都會也城西南隅有龍泉山山下出
泉為九龍池幅員僅畝許清冽見底晝夜沸騰流沫
三十餘里楮池而西積土築壑導隸南海以資灌漑
先是分為四十一號以通遠通均疏洩然土性善崩
潰決莫固弘治正德間先任憲副林公某議甃磚石
自一號至四十號業已就工後因陞代不常無繼之

者每橫泛流溢沮如爲患前已修治水流不盈溝澮
毋違農夫拱手而成晏然其未獲水利兼受冰害及
遭時旱乾農不耕收財粟匱缺官租松券懸罄待盡
蓋自正德以至於今其患非一日矣隆慶元年鄱陽
鶴山鄒公備兵此和冬十有一月軍民陸涼春等陳
牒臺下以修荒溝道爲請公曰吾受命于朝而膏斯
人其可已乎乃檄先郡守浦江張公暨指揮趙袞博
詢鄉耆黎老以求至當議定則以白于中丞江陵陳
公曰此萬世利也修墜興恤生人流惠實多俱如議
行公乃動黑白窰六百四十兩有奇行指揮趙袞及
時鳩工範磚採石起五十號止三十六號甃以城磚

田穡勿罹勿勛冬有歛櫛公雖云逝我思無替寫石
斯礪憲於萬世

石屏冰利記

陳宣

滇南屬部臨安予與憲副包公好問寔守巡其地皆
有責焉時弘治癸丑自春徂夏五月望向早不雨春
秋所必書者人心驚惶走告無虛日間有言去城之
西不五十里有石屏湖俗稱之曰海若假人力開濬
水可上行惟雖潤及枯藁湖落地至盡膏腴也憲副
王公行之邀我二人望三日偕至湖作謀治或始金
如玉千之百十丈有奇冷即衛知府王資良指揮龐
松各出民兵共役冷之稱畚鍤具饘糧程土物明日

述民之歌屢促予爲記德之碑嘗聞自古爲國以水
事爲重故臺駘宣汾洧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鄒公舉數十年弛廢之業完二百年未就之功所以
安養斯人遠矣吁斯池也使在朔方西河汝南九江
作史者當叙入河渠書修渠之功亦宜與西門豹鄭
國竝傳矣今在西南遠徼誰知之者自今求昌稱沃
野無凶年漸至富強鄒公之功也是用假辭勒石以
詔求禳

南供渠記

楊士雲

蓋潁河左爲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爲大溝引水而
南者二因名爲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爲畝餘五

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百有五十居爲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爲利者龍泉耳龍泉以南爲高阜曠可若干畝勢豪闢利欲橫截泉水而田之在正統中爲土酋成化中爲守禦弘治中爲豪民某某長康民以逼我流輒訟之諸弗得逞正德庚辰有豪民者踵故習剽同謀詭辭于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戡得賂報可遂給印帖發版冊民泣懇者相屬也前守吳君以徵入弗及改判豪民者復詭辭于藩司誣衆傾已下府覆之新守王君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果可以利昔人當先爲之矣美瑛今日哉夫以數象之利而充千萬畝之良恣一夫之奸而貽千萬衆之戚何

心哉迺追帖前丹戚服其辜民歡呼相謂曰徵我公
南旬其謀矣夫入之効尤者亦未有懲哉謀于鄉貢
生趙德宏國子生楊懷玉輩紀事于石請予記於戲
民非穀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
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書溝洫志加詳矣
蓋善爲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爲之畜引溢也爲
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爲禁令所
以禁其爭也抑豪強而已矣昔闕中仰鄴伯二渠溉
田而豪戚壅上游既利棄農用李棟筠請皆撤毀唐
史書之輝映簡策非未其爲民者耶南供之利白
渠之類也龍泉之邊上之壅也曠土之利百穀之

類耳惡可消也而新天即王公之意固李若也是宜
審然李以高才擢給事方挺不屈出刺常州治行卓
最君亦以爲事言董補外稍遷臺省茲守鶴多善政
隼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春君名昂字仲顯四川
廣安人起家弘治乙丑進士玉屏其別號也

西龍潭記

馬 卿

鶴慶有水曰西龍潭出郡西覆盆山或曰龍潛焉故
名東澗諸村心歲七月九日郡率吏民祀潭神徧望
境內山川築室于南山之椒修祀所也府治前故
報然正德元年耆民楊壽延儀開渠引水知府劉廷
允其議爲于潭之東南開二渠一至府前曰南清渠

一至坡頭邑曰北清渠民利之然東流歸村者水猶
艱農時上流專其利而下流後時弗藝嘉靖四年予
謫守鶴慶明年秋率故事禮神畢僉以乏水告予乃
陟降原隰視潭下山勢環抱曰是可築堤以蓄水又
顧山形頓而復起三臺隱然臨于潭許曰茲惟山水
之交風氣攸萃可以祠詢于衆二三耆舊外盜種其
地及上流者交阻之予曰疑事無成吾事決矣乃令
計畝程工築堤障水以千戶李瓚百戶王翰驛丞周
寅耆民楊壽延等董其役以十一月始事正月告成
故西龍潭為上潭東北為石閘以通流曰普利閘分
一小閘為捐流閘新閘之潭為下潭名曰龍寶潭二丈

餘周五首文堤曰萬年高一丈五尺闊二丈長六
十丈為石閘以蓄洩曰永固閘五尺下為石池池下
之閘曰會濟東分一小閘曰波流山故為金燈改曰
考臺建祠于中臺曰禮神移故室于南臺曰齋明建
亭于此臺階樂亭樂指揮趙增又建亭北小臺曰觀
潤山下為坊曰考臺龍寶右神利民既成明年春
蒔秧者水具足古所謂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信夫予懼後之有爭也因定蓄洩之法觀田之次以
示後云

黑龍潭記

陸肅棟

予家山中喜農事有薄田數十畝相度制宜耕藝稼

播凡水泉可及遠者率鄉中子弟濟導無遺焉蓋雖勞而發生揚茂之趣亦自有可樂者嘗以為苟得子民之職亦當如此矣初知河間河間為古九河下流水聚而土潤既築堤以障狂濶復分流以灌濱河之田數百頃既而移知鶴慶乃詢郡人之在都下者余曰郡有東山河河東田資以灌觀河西田則惟龍泉是賴龍泉凡十餘所而黑龍泉之利物居多泉出郡西南宣化山下經行溪澗皆有泉迸出處高則澤可以及遠通至郡將首圖之二子張君君用已命百戶劉儀輩興此役矣因督之亟應授以成笑再閱月來告成遂偕君用命駕溯流而上溝闊廣五尺深三尺

許遠山芝曲仁亦有田約三十餘畝致涉險阻攝衣
攀崖竅澁萬狀而後至潭所是年惠風拂面麗日當
空命從者舂粉沐蘿織草驅龍石而潭風景益奇蓋
成化三月九日也潭莊趙休詢等請志宦勸石以垂
永圖利物而分足豪宕其敢有窺者未於戲古人
有信驅民南敵而後民可使富然雨暘不能以時旱
澇不可無備於斯而不爲之處雖有愛民之心亦爲
徒善而已矣昔安定胡先生教授子弟卽設水利齋
議者以爲有用之學况夫有子民之責者獨可不念
及此耶矣吾輩坐彌十堂而吾民不覺于饑寒其心
樂身不樂也然則蒞役也將以利乎民也庶衝也將

以樂其利乎民也是爲記

教思堂記

程本立

皇帝卽位十有五年人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鎮之
既十年黔寧薨

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

命嗣侯歸鎮初黔寧之薨有歎之者曰孰爲我父孰
爲我母無母矣居無父矣拊天夢夢乎莫恤我窮乎
及嗣侯之來有歎之者曰于猷于猷是耕是耔維黍
維稌以饋以歸我有父老先生之子噫孰謂夷狄不
可治耶然人知夷狄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爲治知所
以爲治而不知所以出治出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

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熟寧乎胡以知以簡重沈
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太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
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厲
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
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汙者思所以新之
簡節疎目思所以安之霑仁洽思思有以樂之蟲蛇
驅之豚魚孚之我其不敢不教共朝夕以思無墜厥
緒無替

聖天子之命哉于是名其燕居之堂曰教思欲其身
在是而有所警于心也愚竊惟續孔孟傳于千載之
下者宋周元公也于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也微

斯入天理不幾于德乎大極圖萬化之源也西銘聖
殊之六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極圖
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之
要也斯為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為嗣後繼志之本
乎本之如何教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也克
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祚而問師尚父以皇帝額頰
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
聖尚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教乎
太極曰君子修之吉則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
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思者聖功之本也又

所以釋洪範之言也是故教思之體為甚微非未諸
先儒之說無以知教思之用為甚者非微謂先王之
烈無以見學先儒以立其體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
焉三分以福天下惠于嗣候回企而望之

石梁精舍記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
徒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
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右梁渡
涉蘓江于是築精舍于印橋名曰石梁精舍嗟梁事
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思往觀眉山嶺次懷陽嘆山
欲涉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知鄆之間曰小我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涉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為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端激石兩崖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眉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美為者耶願卒

孟柳不見於世今公際

明人子拔石嚮用功者遠徵蜀名曰夷利澤在社稷
天下其遷也登橋樑水匠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
故余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再露鵲林之
情不能已龍汝鳳臺之行也惟思君子堂以此易彼
哉故孔子曰樂則行憂則違之夫廬山堂固濂溪
意和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濟流楊波南瞻石
梁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碧峴精舍記

楊慎

滇海西岸舍舟登陸城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峴
以山形似秦峴閩受此稱高峴與碧雞相望如箭括

毛東鎮人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楓綠古足白碧峴
慈獻疑於揚子曰茲峴也沂知之沂號之知谷所不
知易諸已諸揚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
以俗持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
善播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國也經書
蚡泉狄名則天胎也穀梁子曰魏從中國名從主人
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揚
子續而證之曰大卦孔子辨物吾居集哉穀梁啓蘊
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國伊緩天胎而從太原善播
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姓
華孰簡吏局緇書藏室見汝武中有請以春秋而漢

地方解館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垂祖之謀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裁于漢無概
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燥燥而為碌碌呂閣而
為呂合金浪巔之為下書丁瀾滄注之為淮滄江也
不正視之為操耳有言既執取忘理環畫居弄雅俗
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意乎東鑲于春
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
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夙石典因注而志之
若夫臨眺眺聽之天蒼蔚清冷之興卷中得賦者則
備矣

可負堂記

李東陽

雲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可貞鄉夫人士為其
子矩名之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珮育教年
二十九而寡舅姑老且衰諸子皆幼不更事家政最
委節婦夫不二志去容飾薄滋味痛自摧毀躬事紡
績以供饋養凡喪祭婚嫁極力營辦不足則脫簪珥
為之歷寒暑二十餘足不出門閭而事亦畢治益方
死世有武廬公珮未及嗣長子故亦早卒至是次子
敬襲指揮使故為美官而矩習婦子業方嚮庸建節
婦泣謂之曰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
在爾輩各有成吾他日庶有以見爾父于地下也私
治初有司上其節下禮部覈實

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壽婦亦卒年五十有三而
亡後教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獲贈公諡如其官節
婦為淑人矩矱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中擢山東布
政司右叅議其一女適都指揮僉事李增門戶貴顯
倍於往昔而斯堂固存夫人士又從而賦之多至若
干人予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有二義不可不貞
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机不外見而承載發
育歸于有成非有正固之德含畜待守久而不變莫
之能也臣之于君婦之于夫也亦然節婦之志誠懇
矣然使常時意氣所激決于一死則氣節猶孤將無
所以為命况望其藝學之成就譽聞之揮赫家業之

焉其大如此哉此貞之德所似不可無而亦不易感
也非敬之在帥聞方運籌効力期立功萬里外而極
又慎官守勤民事教

天子惠澤于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殆無負乎為
人臣者其有得于含章之教矣乎予又聞公珮通書
史敦行檢嘗選遺金三百兩人稱其義而以婦節媿
之有義節懸行于世詩云刑于寡妻然則節婦之刑
固于是矣在矩予禮部所舉也請予記名堂之義
故題其所自出者言之

優游堂記

李夢陽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太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厚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
名吾堂矣季子聞之蹙然而嘆曰噫舍乎噫舍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舍竭精以探礦邪乎藝以俟庸
邪艱闕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驛既
羈世網終嬰之邪柳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季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
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
懼其遠也于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
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矣言君之
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林侯臣
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

何也於文優以足訓遊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
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
舍少而達名于

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道遙之計非爾
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曰舍文之得之未得
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
美足云

清虛閣記

吳堂

辛巳八月既望携酒挾客飲于清虛之閣是日也潦
盡水清露收山深雲空淡而夷與霧氣涼而剝落綠
苔遍臯趾之雲黃萼苻布方洲之釵錯金柄擅司署

樞頌仰舉孟相屬于焉是樂客有似放生者規中砥
衣長揖而前揮觥引蒲再黜而言曰天地設位乾坤
以寧川融山結距古是存羲皇演畫禹箕範疇不有
斯文孰闡厥幽惟茲鶴慶古設夷方

聖明皇皇乃理乃疆乃冠乃裳文教誕敷南國之光
選良任牧治具畢張然則一方文事繫之君侯久矣
命詞此事非君侯其誰哉謹按閣跨白龍祠山麓祠
上山數十里最高一峯名金山頂下為白鷺山蒼若
鷺鳳萃于祠其源遠莫測至祠下而泉百瀝為潭故
謂之白龍潭舊有閣卑陋弗稱乃全命百戶母昂
王瀚特新之材出衆願不費官帑閣面東侵入潭三

丈許高約過半欄楯周匝憲楹掩映左洲右石羣飛
跂立石竇巍然其前瞻漾工委蛇而還合攬群采之
續紛挐衆秀其雜沓矧清秋之佳致超四海之恢廓
已而倒影沉碧迴光侵閣風靜晦生山空木落猿躑
樹而哀鳴鶴淚空而聲霍氷輪半側皎兎影躑扣舷
下鈎錦鱗尺躍斯則閣中一時之大觀也諸君然與
否與衆皆額額遂命酒各數觥書以為記

漢志卷之十九終